

看了又看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CLASSIC
Simpsons of World
Language is, naturally, important

神圣的渴望

Sacred
Hunger

[英] 巴里·昂斯沃斯 著
丁玲玲 金兰芬 译



令人振奋的大航海冒险，
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
寻找“乌托邦”的不归之旅……

清华大学出版社

C {看了又看}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CLASSIC

神圣的渴望

Sacred
Hunger

藏书

[英] 巴里·昂斯沃斯 著

丁玲玲 金兰芬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SACRED HUNGER by BARRY UNSWORTH

Copyright: © 1993 BY BARRY UNSWOR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5014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的渴望 / (英) 昂斯沃斯 (Unsworth, B.) 著 ; 丁玲玲, 金兰芬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看了又看”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书名原文: Sacred hunger

ISBN 978-7-302-37580-7

I. ①神… II. ①昂… ②丁… ③金…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2358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高鹏博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沈 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50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42.00 元

产品编号: 055704-01

森林深处某个更安全的地方，
湿润荒地上某个更幸福的岛屿……

——亚历山大·蒲柏^①

①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善用英雄偶体，著有长篇讽刺诗《夺发记》、《群愚史诗》等，并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卷 1752—1753	/3
第一部分	/5
第二部分	/47
第三部分	/75
第四部分	/121
第五部分	/161
第六部分	/223
第七部分	/259
第二卷 1765	/291
第八部分	/293
第九部分	/367
后 记	/463

序 言

据查尔斯·汤森·马瑟介绍，那个穆拉托人^①身体纤弱，骨架很小，肤色呈深琥珀色。他头发灰白，眼睛几乎失明，说话时，总是仰着头，好像在努力让眼睛的晶状体接收到更多的光线。

他原先是卡罗来纳州种植园的一名老奴隶，后来因上了年纪无法劳作而获得了自由，并被赶出了那片土地。1832年春夏，他每天都会在新奥尔良的街道和码头乞讨。他会在码头边等候那些领清工资后被解雇的海员，他们可能会因为一股莫名的冲动，给他一些好处，带着同情或蔑视的目光。他很会说话，不管是否有人聆听，都会一直低声嘀咕，或者大声嚷嚷自己的生活细节。

他做奴隶时名唤卢瑟，后来又被在前面加上了“锯屑”二字，成了“锯屑卢瑟”。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源于有一次监工为阻止他顶嘴而令他吃了锯屑——他好像一直都能说会道。但在码头沿岸的酒吧，他却以“天堂黑鬼”这个名号混迹。他在酒吧大肆挥霍，终日烂醉如泥，靠食残羹冷炙度日。因为，在酒吧，他可以展露他的表演天赋，人们常常送他朗姆酒喝。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酒吧的知名人物。有时，他会用挂在脖子上的旧口琴吹个小调；有时，他会给大家唱一首种植园的歌。但是，他总是在述说：讲述一艘利物浦的船，在船上当医生、永远活在他心中的白人父亲；在阳光普照的地方度过的美妙童年；丛林丘岗，从洪水漫过的热带草原上飞起的大批白鹭；白人和黑人和谐生活的村落。他说他识字，还引用了

^① 穆拉托人：黑人与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儿或有黑白两种血统的人。

几句亚历山大·蒲柏的诗歌，马瑟可以为此作证。马瑟说他确实听过卢瑟偶尔吟诵《密西西比河记录员》中的篇章。后来，这些篇章被收集起来，并出版在《老路易斯安那概述》一书中。现在有关这位“天堂黑鬼”的唯一记录就在这本不知名的书里，在“码头区形形色色的人们”这一章里。马瑟说，大约一年后他再回到新奥尔良时，这位穆拉托人已经离开，没有人知道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瑟一直在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为此，他经常会混入一些地下娱乐场所。慢慢地，他的视野开阔了，性格也极具多面性。在1841年时，因精神错乱死在一家名为杰克逊维尔的休养所内。他的遗孀在编辑整理他的稿件以出版全集时，认为有必要避免发表马瑟潦倒生活的素材，于是便丢弃了乞丐穆拉托人的资料，与之一同被丢弃的还有大块头苏珊娜、易装癖吉他演奏者安杰洛和许多其他人的资料。

“天堂黑鬼”的资料没有被完全销毁，但是他在书中以一种模糊的状态存在，被置于虚无的边缘地带。在马瑟的两次新奥尔良旅行游记中，“天堂黑鬼”似乎无所不在，潜伏在他两版作品的字里行间，在那里乞讨着，吹嘘着，并谈论着他的天堂……是马瑟虚构了他？但是作者在生命末期才变得脸色苍白、神志不清，而对卢瑟的描述则发生在早些年；况且，《概述》引言中也曾对他有所提及。我不相信马瑟会虚构像卢瑟这样的人物，我想，是这个穆拉托人自己虚构了自己——这就是酒吧能容忍他的原因。而我的虚构也将围绕着他。记忆就好比是揉成小说的面团，而且我们知道，这块面团会持续发酵。我不得不依靠记忆，因为报纸已经长期停办，资料也已被毁或者干脆发霉了。我自己那本《老路易斯安那概述》多年前就已经遗失，之后再也没能找出另外一本，甚至都找不到其他任何提及此书的地方。

可是，这个穆拉托人仍然萦绕在我心头。他谈论着失去的天堂，抬起他那迷茫的脸试图从我身上祈求什么。现在他再也无法回到马瑟的文字中，但是他却坐在我这座迷宫的入口……

第一卷
1752—1753



第一部分



他所指的船便是“利物浦商人”号。索尔·瑟索担任船长之前从未见过这艘船，尽管它承载着他所有梦想的种子。

“利物浦商人”号背负着致使身为棉花商的船主死亡的罪名，至少他儿子是这样认为的。对伊拉斯谟·肯普而言，就是这艘船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这个想法也一直侵袭着他的记忆。悲伤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和背叛——就像肉体一样，已消逝事物的外形终会腐烂。从那以后，伊拉斯谟就始终认为，在那个了无生气的午后，在默西河畔的木料场内，父亲笨拙地俯身去闻新锯好的桅杆，在褐色和金黄色交错的原木之间，同时也嗅到了自己死亡的气息。不是尸体防腐剂的气味，也不带任何神圣的气味，只有他自己死亡的气息。

这是个不祥的预感。不知何故，人们的记忆总是会被其他细节支撑着，但只有伊拉斯谟才会觉得那些细节都是证据：湿锯屑和烂泥的气味——烂泥上缀着星星点点的湿锯屑；仅几百码外，河流带着冰冷的沼泽味；还有一种被忽视的恶臭——它并不真正属于这里，而是在同样不祥的悲伤作用下在某一天传来的。

工作棚四周开阔，浅黄色的桅杆平放在支架上，置于简陋的木板屋顶下面。大雨过后，河畔斜坡泥泞，水手们便用木板铺了一条通道。看到父亲夸张地把脸贴近原木去闻气味，伊拉斯谟感到有些尴尬。二十一岁的他寡言少语，也不会随意打手势。并且，当时他正处于极端敏感的状态，刚喜欢上萨拉·沃尔珀特，但还未向她表达爱意。

“质量上乘。”肯普挺直腰板断言道，“树被砍掉时，它正美美地汲取着大地

的养分，你可以从树液里闻出来。如果想知道木材的坚固性，就闻闻边材。是不是啊，伙计们？”他俨然一名木材专家。

这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冷杉。“冷杉就是用来做桅杆的，”肯普说道，“它在英国不如在其他国家长得好。哦，上帝，好的冷杉可不多！”

周围的人都笑了。他们都认识他，他在工场里做事一向干脆利落。他经常敞开着穿一件长款方型剪裁的外套，衣着随意，却不邈遏；顶着一头未扑粉的短假发^①，肤色暗淡的脸颊总是泛着红光。

“瞧，孩子。”他对孤傲的伊拉斯谟说，“到这边来看看，这些部件都已经切割完毕。这是主轴的两个部分，你注意到上面的锥形物了吗？它们会在中间这里扣住，然后拴在一起。看看这些强壮的家伙，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瞧瞧它们那厚实的身板。”

肯普自孩提时代就离开了兰开夏郡，但说话仍带着那里的乡土口音，较当地人而言更显得热情急促。他向儿子解释怎样组装主轴，怎样将大量的木质轮轴连接在主轴上，怎样借助木壳板的桅脚往横向以及船艏和船尾方向加厚桅杆，然后在外面拧紧大铁环，以便进一步加固桅杆。伴随着他的一字一句和周围人的附和声，他觉得桅杆更加牢靠了，他的船做好了防范水手粗暴动作和恶劣天气威胁的准备，可以确保快速航行并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只有肯普知道这其中的紧迫性。

毫不知情的伊拉斯谟感到百无聊赖，浑身不自在。不像他的父亲，他天生对下属就不友好。以后回想起来，他将为自己当时表现出的无聊和无知、为自己没能理解父亲想使船坚不可摧所做的努力而感到懊悔。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的努力。肯普很忙，但是每周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河岸边的迪克森船坞，他的船正在那里建造。他或是从镇上的家中出发，或是从老池船埠附近的办公地骑马过去。他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与造船的工人聊聊天。财富并没有减少他让自己受欢迎的需求，也没有减少他希望自己显得知识渊博的欲望。对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来说，指挥造船这项工程，看着自己的船在平台上，像神明缓慢呼吸那样一天一天慢慢成形，这是非常令人心满意足的。

① 扑粉的假发：18世纪的假发常会加上粉末，使它们呈白色或莹白的样子。假发粉以加入橙花、薰衣草或鸢尾花根香味的淀粉制成，有时会加上紫蓝、蓝、粉红、黄等颜色，但最常见的还是白色。扑粉的假发风靡于欧洲上层社会，直至18世纪末都是一些需要穿着隆重的重大场合的必需品，是贵族“优雅的标志”。

这并不是说这艘船有什么特别之处，造船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变化了。船仍由木头制成，仍靠麻制索具支撑的桅杆和帆桁上的亚麻船帆借助风力前进。当时，在任何哥伦比亚的船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并没有什么能够迷惑他。但与此同时，利物浦的船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们的船尾造得很高，因此，后甲板上的回转机枪能更轻易地——或者用当时那古怪却典型的话说——能更便捷地置于他们的腰间以镇压奴隶的反抗。同时，利物浦的船船身很宽、船舱很深、横杆加厚，使得奴隶跳船自杀的难度加大。

“利物浦商人”号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一开始，从它的构造和龙骨的形状，以及船体内瘦削的肋骨几乎便可看出造船的目的：这是一艘利物浦双桅横帆船，注定要从事大西洋贸易。然而，日益增加的债务压力使肯普那合乎常情的乐观逐渐演变为盲目的迷信，使他不仅仅只是在贸易上对这艘船寄予厚望。

肯普是一个漂亮英俊的乐天派，肤色黝黑，两眉平直，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惯于摆出一副热切的姿态，这在他那些古板执拗的朋友当中是个笑话。玩笑自然是有限度的，因为至少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肯普事业有成，富甲一方，且从不吝于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在红十字街有一幢气势不凡的石头房子，那里是城里富商们的聚居区；他有一辆自己的四轮马车，雇有一名穿制服的车夫；他还有一位装扮华贵的妻子，尽管她总是面容倦怠——自信乐观、干脆利落的丈夫和时常面色愠怒的儿子已经令她精疲力竭了。

此刻，父子俩正在透风的大工棚里，站在染料未干的桅杆旁互相对视。尽管彼此对这样的场景各有各的想法，但他们都有一双俊俏的眉毛和明亮的黑眼睛。眼睛睁得很大，不知何故，看上去都有些神情恍惚、精力透支的样子。“造好我的船需要一千棵橡树，”肯普满意地说道，“你知道如何判别橡树的树心是否完好无损吗？如果干枯的树心上有纹理，那就是危险的征兆，意味着木头已经腐烂。那就是你所寻求的东西。问问这些伙计吧，他们知道。可惜你不能和雇员一起干同样的活儿，对吗，伙计？”

他极具魅力，即使屈尊俯就的时候也是如此，浑身都散发出某种吸引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铤屑都朝同一个方向飞，拜访制帆车间时就没有那么成功。伊拉斯谟永远不记得这是多久以后发生的事情，甚至不记得这究竟是不是后来才发生的——昔日的记忆总是显得杂乱无章。不过他仍记得，当置身车间时，他有种过于暴露的感觉。这是一座宽敞的方形阁楼，阳光透过狭长的窗户照进来，灰蒙蒙的河面上水光潋滟，反射到房间里。阳光、水光溢满了整个车间，它们朴素而

充足，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和手上，洒落在布满灰尘的地板和低矮的长椅上，洒落在阁楼中间涂有沥青的柱子上。柱子上有绳子和索具，用于悬挂风帆，一根横木从中延伸出来，上面挂着一块薄薄的方形帆布。

板凳上坐着三个人，他们的膝盖上铺着帆布，其中两个是熟练工，还有一个头发稀疏，脸色苍白的制帆工。肯普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亲切的态度，他的交谈对象正是这位制帆工。

“哟，我的朋友，工作进展得如何？”

看见肯普走进来，另外两人一边站起身，一边紧紧抓着膝盖上的活计，但制帆工只是抬头瞟了一眼，然后继续缝补。“跟往常一样，还过得去。”他如是回答。

伊拉斯谟注意到制帆工没有站起身，注意到他没有冠以尊敬的称呼，更注意到这是一种含蓄的抗议。这是一位略为激进的无神论者——工场里全是这些人。

“好好修补这些风帆，你是最棒的，”他说，“让那些适合待在办公室的人去关注时代吧。”

制帆工没有回答，他正用另一层帆布来缝补风帆的边缘。他一边工作，一边用一枚捻接着绳索的小铁钩来控制风帆。

“让这个伙计好好缝吧，我们就别打搅他了。”伊拉斯谟对父亲说道。

然而，肯普并没有就此打住。“我相信你正在为我的船制作结实的风帆，对吗？”

“这是上好的大麻和亚麻。”制帆工说，并未停下手中的活。

片刻之后，肯普似乎感到有点为难，于是转身面向儿子。“眼下，”他刻意加重语气，“他们把这些风帆剪成一块块小碎布，宽度和厚度依桅杆或帆桁而定。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看着。无论船多么结实，做工粗糙的风帆总会给船平添麻烦。现在，这个家伙正在沿着帆的整个边缘安装衬里……”

“不是沿着整个边缘，”制帆工依旧固执地低着头，“只是横帆两侧边缘安有衬里。”

“我就是这个意思。”肯普尖声说道，他不喜欢别人打岔。

制帆工的表情毫无变化，但他停止了缝补。“是这样吗？”他说，“是啊，横帆两侧边缘，有人也会称之为帆腹。有的伙计会将横帆底部的中间部分和支索帆的前沿都安上衬里，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个做法，先生？”

“不同意。”肯普沉下脸，他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无知——承认就是失败，“我赞同一般的做法。”

“先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如果可以我想冒昧地问您，您知不知道三角布问题该怎么处理？”

看到这个狡猾的卖弄者试图挫败他的父亲，伊拉斯谟愤怒地涨红了脸。不过，他也默默责备亲爱的父亲，不该一直追问，不该和这种人说话——应该马上离开，或者踢翻他的凳子。伊拉斯谟走到一扇窗边，背对着房间，望向默西河波光粼粼的蓝灰色湖水对面，那停泊在船坞上的桅杆。海鸥在头顶盘旋，在阴沉沉的天空的衬托下，它们的羽毛呈现铅灰色，好像铅块似的疾驰而过。这种巧合，这般客观准确的观察，令伊拉斯谟印象深刻，也平息了他的怒气。他决定过后就把它记录下来。他对自然的爱，并没有使他喜欢吟诗作对，而是让他倾向于去做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笔记。她现在就在那里，他想，离我站的地方不足五英里。

自从爱上萨拉·沃尔珀特，伊拉斯谟的生命就变得汹涌澎湃，满脑子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她。海峡已在那里，迷恋使他很快就在两人之间造好了轨道。回忆的刺痛、感官的剧痛和她的完美像潮水般汹涌而来，她清晰的苍白面容、手上的小动作、往下看时睫毛的样子、环形裙子内令人浮想联翩的身体……

他认识她已经大半生了。他们的父亲是旧交，有时在一起做生意，但是他们真正的相识只始于十天前，在她哥哥查尔斯的成年礼上——查尔斯比他小几个月。他极不情愿地去了，因为他既害羞又倔强，在人群中总会感到不安。他讨厌蹩脚的谈话和公共场合，但是那天晚上，他却看到了某种优雅。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她幼稚做作——她想必也知道：她给了他几个眼神。但是，她同时也看了其他人……

回过神来，他既痛苦又耐心地开始拼凑起那晚的场景：灯光、裸露的手臂、起伏的声调、润滑的丝绸、奇迹般的金银丝工艺品。他满脑子想的又都是她了。

他在窗边又停留了一会，背对着屋子，听到屋内说话声还在继续。一缕阳光透过不可见的云层间隙，落在远处的水面上，浑浊的潮水发出喑哑的拍打声。这开放的河岸便是利物浦的造船场，他们的船也在其中，尚未成形，仅仅还只有龙骨。但是对他心急火燎的父亲来说，他们的船已经载满货物，在驶往南方的路上了。伊拉斯谟感到一阵惊讶，他并没能将此转化为热情，而只是急切地想要拥有现在。最近父子间的这种差异带给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只是他不知这遗憾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父亲。

伊拉斯谟转过身面向屋子，没有看向制帆工。现在屋内鸦雀无声，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和解——他的父亲气色不错，心情平静。他看到横杆上的帆布在随风

飘动着，微微起了褶皱。经历总是通过随意的组合禁锢了记忆。新的桎梏就在这里形成了，在这充满阳光的车间，在油帆布、原麻和焦油的混合气味里，在帆布的褶皱间，在他对萨拉·沃尔珀特和他父亲的感情中。

二

晚宴上，伊拉斯谟父亲的容颜在火光和烛光的映射下闪闪发亮。他戴着灰白的假发，面容忧愁，双颊泛红。把酒言欢使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完全不再像是之前那个闻木头的人，或是制帆工棚里那个吹牛的家伙。那晚听他父亲高谈阔论的有他的表哥马修·帕里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当然其他宾客对此一无所知。正是他的到来，他的若隐若现，才使得那晚如此清晰地刻在伊拉斯谟的记忆里。因为在诺福克郡某个沙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伊拉斯谟从十岁起就憎恨他的表哥。帕里斯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将成为“利物浦商人”号上的医生。

伊拉斯谟的母亲离开餐桌后，女士们便陆陆续续地起身离开了。只要感到惯常的倦怠，她就总是迅速起身，逃离男士们的喧嚣以及充满酒气的呼吸所带来的压迫。

女士们离开后，周围说话声就更响了。兽形脚的长餐具柜上、厚重黄铜的门环上、玻璃杯和水瓶上以及他外祖母的三头银制蜡烛台上，都可见若隐若现的灯光。这些东西，还有壁炉上方的镀金红木钟、插有紫色丝制书签的大本《圣经》，以及雕成渡鸦状的乌木书挡，都伴随着他长大。这些就好像他父亲的声音一样，在记忆中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或疑虑。

红白两色火焰相互融合，翩翩起舞，像是在赞同肯普的观点——非洲贸易有利可图。他一如既往地自信满满，说话声音温和而急切，有时还会突然提高嗓门。他告诉在场的宾客们，正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体面的1752年，可能会成为最佳、最兴盛的时期：“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既然皇家非洲公司已经丧失特权及其垄断经营权，既然我们可以去非洲从事贸易而无须向伦敦那些该死的无赖支付税金……”

帕里斯在宾客群中默不作声——他几乎就没有说过话，然而，他的存在却比任何人都要显眼。在众多的身影中他显得尤为结实：指节粗大的双手、笨拙高大的身躯、苍白的长脸以及浑身散发的羞愧和耻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